

## 01 學校

一點風也沒有，天空是那麼的藍，一架飛機或是一隻鳥都沒有。

簡便地稱呼藍色，實在是懶惰又不切實。那樣均勻調和透著白熱陽光的天幕，已經超出藍色兩字可以形容的範圍，看久了以後，那顏色已經藍到變得不是藍色了。

她坐在青銅但丁的面前，用手摩擦著門牙的內側，像畚箕一樣有著弧度的溝槽。一直這樣摸的話，琺瑯質會被搓掉，她想著，眼睛睜不開，風就來了。

風不會平白無故地來，是螺旋槳，直昇機的螺旋槳，從很遠的地方，四面八方地靠近，視野之內看不見，但是風吹起來了，肩膀一縮緊，左上門牙就這樣拔了下來。

「掉了…」下意識地捂住嘴，如果是白齒就算了，這麼明顯的位置，根本藏不住。

她想著該怎麼辦，學校裡沒有牙醫，下城有學校特約的牙醫診所，但是，地鐵停了，為什麼這樣的大白天地鐵會停駛，原因不明，但是她清楚的知道，地鐵全線關閉中。

那，那搭飛機回家吧，她想，但是，天空中一架飛機，或是一隻鳥都沒有。

於是只好去找警察，她看著警察面對街道的壯碩背影，小心地出聲詢問：「請問一下…」

警察轉過身，背對著陽光，警察巨大的影子籠罩在她身上：「怎麼了，小小姐。需要我幫你什麼？」

「那個…」她右手捂著嘴，攤開左手亮出放在手心的門牙。「我的牙掉了。」

「一顆牙掉了。」警察說。

「對，流了血。」她依舊不願意放下右手。

「小小姐，」警察蹲下來，用對一個七歲小孩一樣的方式，用那陽剛無比的臉孔，盡可能溫柔地說，「這不是乳牙吧，已經沒牙可以長的喲。」

「我知道，但是現在的醫生，有辦法的吧。幫我做一顆新牙。」

「但是，你其他的牙都還在啊。」

「是還在。」

「那不就很好了嗎？小小姐。」

軍用直昇機快速地切入兩人之間一人寬的空隙，螺旋槳惡狠狠地掃過警察的臉，很快地警察全部的牙齒都掉在地上，嘩啦嘩啦地。

整個公園警鈴大作，原來所有的樹木上都裝了警報器，各種躲在枝葉間的鳥兒受到驚嚇四處亂飛。

清澈的蔚藍天空頓時陰暗了下來。

眼睛睜開了。

不是警報器。電話在響。

她坐在床上伸手去拿電話。

「越洋，東京，母親，三分鐘。」總機的聲音聽起來像電腦語音，但確實是個人沒錯，總機名叫琳達，她家在北邊不遠的華盛頓高地，週一到週五的早班，八點上班，四點下班。「接過來？」琳達問。

「可以。」用不了三分鐘那麼久的，她想。

「是我。」

「這聲音…」她想了一下，「啊，是老闆娘。」說是母親，其實是她的繼母。從那女人身上一毛錢或是一滴奶水都沒拿過，問心無愧。

「你還好嗎？」

「為什麼？」

「只是問你好嗎？」

「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知道嗎？離你那麼近的地方，你什麼都不知道嗎？」繼母有點驚訝，「雙子星大樓的北棟，被飛機給撞了。」

「我不太了解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10分鐘前發生的。」

她從鏡子前面拿起電子鐘。

2001/9/11，8:59 AM

她想了五秒。電子鐘的數字變成 9:00AM，設定的鬧鈴開始機械式地作響。她把鬧鈴關掉。教堂的鐘聲傳來，她的電子鐘快了十秒。

「你怎麼知道的？」

「電報。」

「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你爸…」

「等等，」她不耐煩地打斷繼母，「我是說，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不知道。」繼母停頓了一下，等待她的反應，但她什麼也沒說，「這不是在學校裡面的你該深究的問題嗎…」

「我總覺得，」她再度打斷對方，「你們對我期待太高了。」

繼母沉默了很久，在這兩造沉默的同時，這條電話線上並不安靜，雜訊的小蟲正忙碌地咬著他們之間的溝通管道，說著不同語言的線路在空中以及地下纏繞交錯著，每個人的聲音她都聽得見，但是什麼也沒聽出來。

「你就暫時繼續待著。還有別的飛機會下來，再三分鐘，很快島就要封鎖了…」對方沒有說完，她咚一聲掛上電話。

她盯著電話看，把電話線拔掉。抬起頭面對鏡子，咧開嘴。

牙齒都還在，她摸摸門牙後方的凹槽，想像著畚箕的模樣。

牙齒都在，但是頭好痛。可能是因為一直作夢，也可能是因為腦袋裝了太多沉重的事情，也可能，是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對，剛才接到的電話。她扳起電燈開關，看著燈亮，然後關上。打開水龍頭，先冷水，再熱水，流動得很活躍。總之先洗臉。

房間裡面有洗臉檯，是這裡宿舍的特色。他們都說這個校舍其實是監獄改建的，只是把馬桶的地方改成內嵌式衣櫥，又有人說，這裡原來精神病院，現在把門內裝上門把，但是門板上的鐵條卻沒有拆掉。

她知道那些都只是小故事而已。不管是牢房或是觀護房，怎麼可能在房間裡會有著正對著公園和教堂的巨大窗戶。教堂的尖頂，是現在天空中唯一的東西，沒有任何一片雲，也沒有任何一隻鳥。

那是什麼意思。飛機撞進大樓。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再看一次電子鐘。2001/9/11，9:03 AM

又響了，這次是門鈴。

她透過眼洞，看到一個男人的喉結。

門打開了。

「光看喉結就能認人？還是太過鬆懈？」男人問。

「聞到你的味道了。威士忌。」

「噢那個啊。戰時是伏特加、和平時是威士忌。」

「我這裡沒有。」她說完要關門。

男人伸出右腳卡住門板，橡木色紳士鞋的表面沾了一些乾燥的灰泥和草葉。她剛來到學校，聽見其他人都叫這個人「髒鞋子」，雖然鞋子更髒的大有人在，比方說不管是頒獎典禮或是戰場，從來就穿著同一雙行軍鞋的人權工作者，但是把高級定製皮鞋擦得乾淨雪亮，在夜晚離開學校，到了早上再悄悄回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只看見鞋子上沾滿的泥，就只有這個人而已。

「沒有什麼？威士忌還是伏特加？」髒鞋子問道。

「都沒有。」

他的頭髮不知不覺長過了肩膀，髮尾開始亂翹，西裝外套的質料和剪裁都很好，肩線和袖長都很準確，但磨損和破洞的地方卻很多，只有口袋的底部隨便地補起來。他的眼珠子很黑，黑到可以裝滿整個世界的秘密。他正在仔細觀察。

「讓我進去，我想刮鬍子。如果你能幫我剪個頭髮就更棒了。」

「為什麼，突然想要當個乾淨的人了嗎？」

「因為今天，有可能是任何一個人的最後一天。」他從口袋拿出小鉗子，夾住他的門鍊，比畫著剪斷門鍊的動作。

「這裡沒有那種服務。」她伸手要撥掉鉗子。男人突然伸出左手抓住她的手腕。男人的手掌粗糙得像碼頭搬運工。也許他曾經是。

還有一種可能。今天，只是這條漫長道路的，第一天。」

「我只有一個洗臉檯，我要化妝了。」她用力縮回自己的手。砰一聲把門關上。

「去喝咖啡吧。戰爭開始了。」他在門外喊。

閉上你的鳥嘴，假傭兵、原始人、髒鞋子！走廊另一邊的塞爾維亞女人大聲叫罵著男人。

同樣是星期二早上的咖啡，並沒有什麼不同。

學校附設的餐廳，在食材預算上寒酸，卻比街上的熟食店還昂貴，但畢竟，總之是學校的餐廳，有它在教育上的正當理由。你到了街上花比較少的金錢吃了稍微比較好吃的食物，在學校裡你吃到難吃的食物，但是卻有機會得到有用的情報，身為學校的成員，你應該要知道，食物的美味與否跟改變世界食物練的情報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

為了因應多元文化的世界，餐廳主管單位，硬是利用同樣乏味的食材，提供了三種主題式文化多樣性的餐點，可能是不希望偏向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而造成不必要的爭議，又可能是不想提供太過道地的地方風味引起特定學生族群思鄉情懷而無心求學，總之每天的菜色只能約略區分為：用筷子的、用刀叉的、用手拿的。當然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任何一種餐具，想用任何一道菜色，這是人類普遍應該享有的自決權利。

餐飲那麼糟糕，咖啡卻是異常地好喝，不知道為什麼在咖啡上學校一點也不吝嗇。使用上好葉門、瓜地馬拉、巴西和爪哇產的咖啡豆研磨混合，貼上義大利名牌的標籤，煮成純濃有如打了一針咖啡因的 Espresso，為客人將咖啡裝杯的，也是純正的義大利女孩。沒有人會質疑咖啡的選擇是否有歧視或是排擠因素，大家都非常肯定如果芬蘭或是日本出品的咖啡，必定不會太好。咖啡的好壞是少數擁有全員共識的議題。

她拿完早餐，機器掃過儲值卡，勉強把所有要吃的東西堆在一個餐盤上謹慎地走著路。低著頭的日本女人站起身，快速地把自己帶的醬菜瓶和筷子放進提袋準備離去，還坐在桌前的是長得像駱駝的長睫毛男人，正拿著糖罐往自己的茶裡面加白糖，茶葉和鑲金邊的小玻璃杯都是自備的，白糖則是餐廳的。駱駝男擷了兩下睫毛，看到那雙髒皮鞋，馬上放下杯子，兩滴茶水灑到桌上，跟長睫毛一樣自然蜷曲的黑鬍子上沾著幾粒白糖。

髒鞋子開懷的聲音從入口處傳開，似乎讓每一個人胃口都下降了幾公分。除了幾個對他有意思的獨立國家國協女性公民，她們本來就習慣不吃飯，她們的腰圍從沒超過 24 吋，

「這不是吸塵器嗎？」他維持著對世界的好奇和喜悅，拿起清潔婦放在門邊的小型手持吸塵器，左手扶著牆，讓刷毛在鞋面上劃著圓圈。吸塵器狂放的噪音加深了餐廳裡人們壓抑的不安，同桌的五個人停止聊天，站起身把餐盤上的所有剩下的東西一股腦倒進黑色垃圾桶裡，裡面有紙、有玻璃、有塑膠、還有食物。

她用筷子夾起炸薯條沾芥末，沾滿之後，吸塵器的噪音沒了。

「你別靠近。」長睫毛的身體就像被電擊了一樣大幅抖動起來，他鎮定下來以後，充滿敵意地對髒鞋子說。「沒位子了。」

「不是還有很多嗎？」髒鞋子毫不在乎對方的劇烈反應，笑笑地指著空著的五個位子。

「你饒了我吧，你要的一切我一律沒有。」長睫毛說。

「不不，今天呢，我只想找你而已。」髒鞋子把手抽出口袋，對方警醒地看著手的動作，結果那隻手什麼也沒拿，只是拉開椅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

「我什麼也不知道。」長睫毛垂著肩膀，喪氣地站在桌邊。

「我已經說過了，我只想找你。今天不行，明天也好。」他站起來好直視對方長睫毛之下的清澈眼眸，從牙縫間一個一個把字蹦出來，「一切才剛剛開始呢。」

長睫毛說不出話來，慌亂地快步走出餐廳，在門邊聽見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剛好撞上沒鋪地毯的走道邊緣。但長睫毛把疼痛吞進肚裡，沒聽見他咒罵。

「是吸塵器。」髒鞋子說。

「喂，餐具要自己丟。」櫃檯的打工妹對著長睫毛離去的方向大喊，沒有回應。

髒鞋子拿起牛奶碗，聞了一下。隨便地丟在旁邊的垃圾桶。然後轉過頭看著站在中間走道的她。

「坐。」髒鞋子對她說。

她看著對方的臉，然後轉身往後走。兩扇大窗之間是掛著古老的大鐘，鐘錘擺盪著，開始報時，一下、兩下、三下，這時幾乎所有學校的人都會湧入餐廳，要找到空位不太容易。她數著鐘聲，九下、十下。走道盡頭那一桌，還有兩個位子。把餐盤放在桌上，環顧四方，一切都跟過去認識的沒什麼不同。要習慣一個地方真的也只需要一個月。特別是在一個沒有電視的地方規律地渡過一個月，任何不尋常的改變都會變得很明顯。

有什麼地方不同。到底是什麼。她想著，坐下喝了一口咖啡。

放下杯子，馬克杯撞到白色磁盤的邊緣，因為是便宜貨，所以隨便就敲出了一個缺角，發出的聲音清脆響亮到出她意料。

整個餐廳的人都回頭看她。戴頭巾的、戴面紗的、戴小帽子的、穿著時髦的、穿著低調昂貴的、穿著普通而毫無特色的，還有那個到哪裡都被唾棄的髒鞋子。多多少少都看了她一眼。

是聲音。今天的安靜是異常的安靜。

病態地安靜。腳底下沒有電車在奔跑，頭頂上沒有任何噴射客機的引擎噪音。某種震撼和恐懼讓健談的人們閉上了嘴，閉上了眼睛。

她讀著坐著桌子斜對面的女主播手中的報紙，女主播跟記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比起真相，更重視燈光和體重。

報紙的頭條，是有關減稅會議召開，還有科學家提出幹細胞研究的訴求。

女主播吃完健康而無趣的無脂肪早餐，將報紙摺好，「我看完了，妳還要看嗎？」

她搖搖頭。

「重要的東西不在這呢。」女主播把報紙跟免洗餐具裡的剩餘食物一起丟進大垃圾箱前，補了一句話。

2001/9/11，10:15 AM。

她吃完第二個起司漢堡。打開薯片包裝，用筷子一片接一片夾著吃。嘴巴動著，她讓眼睛盯著亮到能當鏡子照的大理石地面，這樣誰的眼睛都不看，就不會有麻煩。

「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飲食啊。」髒鞋子走進她的視野。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他可以坐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坐在她的對面，畢竟有空位。這裡照明也很充足，不只是他，那些非常怕冷的南洋人，也都喜歡窩在陽光充足的桌邊。

「就算用外表可以蒙混許多人，但是卻騙不了自己的胃。」髒鞋子說，「你這麼講究品味的人應該帶著自己的紫檀木筷子啊。那些帶著茶杯的穆斯林可不會因自己的文化覺得害臊呢。學校是鼓勵多元文化的地方啊。」

她把水杯裡的冰塊撈出來丟著，然後開始一口氣喝掉所有的水。

喝完之後，她打了個嗝。

「伍迪艾倫來了。」她說。

學務長戴著跟伍迪艾倫一樣的眼鏡，跟伍迪艾倫一樣從右側分線的高髮線，如同伍迪艾倫一樣煩惱地蹙著眉頭，肩膀一高一低，弓著背走進餐廳。跟在她身後的學務秘書採著高跟鞋，回音在挑高的廳堂裡迴響著。官派的一行人在堆放著餐盤的檯子邊站定，面對著所有的餐桌，從落地窗灑進的陽光無私地給予所有人足夠的照明。

「各位，最好，先離開窗邊，各位，比較妥當。」伍迪艾倫說。「我們都知道今天早上，就在剛才、這個國家進入的、非常警戒的、狀態。」他停了一下，環視所有的人，確定每個人的視線都望向他。

「但我們的生命、跳動著的心臟、必須繼續前進。各種通訊方式、現在起會遭遇、擁塞的狀況，但是、並沒有中斷，有需要、聯絡外界的話，我們建議、使用室內電話和、wi-fi 無線網路，交通方面、運河以南、全面禁止進入，我是指、運河街，運河街以南，」他繼續說，「必須做出反應的人員，你的單位會發文通知、經由一定的手續照會之後、學校會核發你外出的文本，其他的人，照常前往你的教室，課後也請留在宿舍裡，緊閉窗戶。捐血和志工任務，請到指定地點、進行登記、分發、出門採買，請在入夜之前回來，今天的日落時間，是；晚上七點十三分。」

在官派人士離開現場之前，不會有人開始說話或者移動。學務長也很清楚。她看著這個人就像伍迪艾倫那樣被自己的下顎所驅使著、牽引著而停不下來越來越快的說話節奏，她認真的懷疑電視上那個伍迪艾倫可能是外包的替身演員，而這裡的這位學務長才是真正的導演伍迪艾倫，並同時兼任國家安全顧問。

「看，信鴿們，一早已經被叫回去了。直昇機在河堤外接他們，回到五角大廈去了。可是，三分鐘之前，第三起墜機事件，直衝著五角而來呢。」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到她身後的韓國人，小聲地在耳邊說，他指的信鴿，是長相最不起眼的男人們，同時也是在國土安全局和情報單位有官階和責任的傢伙們。「不拿出來交易的情報是毫無價值的，小姐。」

她彎下腰，對方的暗示從頭頂掠過。「筷子掉了。」

信鴿們確實都不在場，倒是應該外出支援黨內初選的人都還在。

她看了一眼髒鞋子。

「那麼，以上，跟各位報告。讓我們用智慧和堅定的信念度過這場試煉。願暴力早日平息，願各位和家人都平安無事。」

伍迪艾倫和高跟鞋走出餐廳，直到他們踩上舖著厚地毯的樓梯之前，眾人只是一直沉默地聽著那高跟鞋的節奏。直到確定校方人士確實遠去，餐廳裡滿滿的人才開始騷動起來。

頂著一頭捲髮，滿臉橫肉的高壯男子，從椅子上站起來，襯衫下穿著的運動褲很顯眼。「有幸還活著的各位，在你們若無其事地進行你們的一天之前，聽說我幾句話。」這男子說過，自己是日本貴族和滿族皇親通婚的後代，但私底下，其他人叫他金剛鸚鵡。意思是不管你的血統是否真有那麼偉大，都只是瀕臨絕種卻沒有人會在乎的一種或是兩種生物，並且，歌聲不悅耳，卻老是學別人說話。

總是低調盤據在在不起眼角落圍著的日本人團體，這時低聲地討論了一下，結論似乎是先看看那人要說什麼。

「我今天在這個國家，感到非常的驚訝，怎麼會有這樣荒唐的事情誕生，在 1945 年，在我父母雙方代表的中國日本共同的努力下，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們人類，耗費了這麼多年維持和平五十年，我們各國的精英才能一同在這個學校，規劃地球村的共同未來。我們這個時代，是和平的時代！這樣的恐怖攻擊行動，是難以想像的…」

她覺得眼睛有點酸，就像當小孩哭鬧著自己卻只能束手等待安靜下來的一刻，她看著時鐘，十點二十八分。

「閣下所說的和平時代到底是什麼呢？」放下正在咬的蘋果，坐在遠處角落，用一隻鉛筆把金髮盤在頭頂的人權運動者突然嚴厲地對金剛鸚鵡問道。「1945 年後的每一天，戰爭都不斷地在發生啊！迦薩走廊、兩伊戰爭、盧安達、科威特、波士尼亞、科索沃，這些地方都是戰場，每天都有平民傷亡，閣下高貴的記憶哪裡出了問題，或是對閣下來說這些國家不在你的世界觀裡？」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的重點是，讓我們一起譴責暴力和恐怖主義。不要讓敵人分化我們，我們是站在和平的一方，現在不是內鬪的時候！」金剛鸚鵡繼續他激昂的論述。

人權運動者並不領情，把吃到一半的蘋果丟進揉的皺皺地牛皮紙袋，拎著那個袋子冷淡地走出餐廳。

「我開始有點相信，那傢伙是個真正的皇族。」髒鞋子擠到她身邊，彎下腰靠在她的椅背上，在她耳邊說著。他的呼吸充滿酒氣，吹動了她的側髮。「人權那女人一定會被叫出去，我想跟著她。妳留在這裡，別吃醋。」

她動了一下脖子，試圖遠離髒鞋子的氣息。

「你要跟著誰都行。」她低頭看著髒鞋子，「換雙便宜點的鞋吧。要走的路還很長。」

髒鞋子把臉靠得更加接近她的脖子，像故意要吹氣在她耳朵上那樣輕聲地說：「做個學校的好孩子，下了課回去坐在房間裡，好好洗個澡，複習國際公約，然後上床睡覺，做個夢。你會發現。」講到這裡髒鞋子停了下來。

她沒有移動，等著答案。

「夢裡的景象，比電視上的畫面，更接近真相。」

髒鞋子帶著原先已經沾上的外面的泥土，在河邊公園大道上大步地往南行走，幾分鐘前沾上的泥土乾了，馬上又讓新的落塵蓋過。

她覺得很暈，一早上都是這樣的陽光，到底這個島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她什麼也看不見，在眼睛幾乎要完全閉上之前，髒鞋子伸手搔了兩下自己的後腦，從長頭髮之間落下白色的粉屑，掉落在她面前的人行道地磚上。

她勉強睜眼用最後的餘光看著那些粉屑。激烈扭動著，全是白色的蛆蟲。

但是她卻既不吃驚，也不覺得噁心。

她睜開眼睛。出了一身汗，喉嚨很乾燥，有點痛。

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身上還穿著昨天的衣服，腳上穿著鞋。

是門鈴。她透過眼洞，一樣的男人的喉結抵在門上。一身酒氣。

「今天是伏特加。」男人說。

「沒睡嗎，昨天？」她打開門讓男人進房間。

「以紀念之名，一路走到運河，在那裡拉起了禁區，不准繼續往南。」

「你是說運河街。」

「是，中國城變成中繼站，給人送點拖鞋和餅乾什麼的。這麼好心助人的同時，也許正在把所有雙子星大樓的明信片從倉庫裡翻出來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吧。這就是人生，幫助一些人，然後想辦法活下去。」

「合理。」她簡潔地敷衍。

「然後，走著筆直而寂寥的十二大道一路向北歸來，在 59 街左右，看得見私人渡輪停泊場的地方。那邊有救世軍的叔叔，他工作中的臉紅通通地，非常勤奮，非常善良，他還分給我一塊烤雞吃。」

「救世軍的烤雞，你怎麼能吃，那是給大家吃的。」

「我就是大家。」

「那酒是誰給你喝的。」

「學校。在樓下的廣場，左派青年聚在一起，每個人拿著蠟燭，唱各種語言的歌，傷亡名單一直截不了稿，喝個大醉。」

她打開水龍頭到了一杯冷水給他。

直昇機在雲層後面盤旋了一夜，窗戶依照學校指示，一直維持緊閉著，外面的空氣中夾雜著誰的哭喊或是誰帶來的沙塵，最好不要讓它進入學校，進入了學校，就會散佈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但是透過玻璃窗，她怎麼看，這都只是一個天氣美好到不行的殘暑之日。

「我問妳，去過火葬場嗎？」

她等待杯子裡的水被喝完，拿回杯子，除此之外她不打算投入任何談會。

「沒去過的話，下次去參觀一次，妳這樣的女孩子，應該很容易就能混進去吧。感受一下，就算不是親近的人，焚化爐的門轟隆一聲關上的瞬間，幽閉的恐懼會像海浪一樣把所有還在門的這一邊的人們吞沒。」



她看著說話的嘴形，聽見的是自己的呼吸聲。

「然後把那種恐懼乘以兩百倍。」麟鞋子以此總結，仰頭喝光杯裡的水，把杯子遞出去，她伸手接的時候，他緊捏著不放。

「妳有另外一面的吧？這裡每一個人都有。妳的黑暗面，是怎麼樣的呢？」

她不發一語，使勁從他手中拔出杯子，關上門。

她知道麟鞋子還站在門的另一邊沒有離去，麟鞋子知道，她很熟悉火葬場外的景色。

背靠著門，以及門外走廊上的一切質疑，面對那透亮的窗戶，今天也是一個晴朗無雲的日子。這樣的九月天，叫做印地安夏季，**Indian Summer**。今天是 2001 年九月十二日，日落的時間是晚上七點十一分，比昨天早了兩分鐘。夜晚正一點一點地吃掉白天。那些不飛的鳥和掉下來的人，告訴我，戰爭真的開始了嗎？

就在那公園那教堂尖塔那些高樓的後面，在同一個島上，她什麼也沒看見，但是戰爭一直在進行著。